

春

秋

攷

五十卷

春秋



春秋攷卷十五

襄公

宋

葉

夢

得

撰

鄆子爵蓋成國也不可以爲附庸襄公初立如晉聽政  
請屬鄆晉初不許孟獻子爲之言已而聽之故明年書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左氏謂穆伯覲鄆世子如晉以  
成屬鄆言比諸魯大夫是也禮諸侯之適子攝其君下  
其君之禮一等則公降侯伯侯伯降子男爾未誓于君  
則以皮帛繼子男之後未有屬之人者也惟附庸在邦



域之中則謂之社稷之臣鄩非附庸而魯欲屬之一罪也非受命于天子而請之霸主二罪也晉初辭之當矣既復從而與之亦罪也巫爲國之世子不能世其國廢天子之禮而甘心于大夫之後亦罪也不待加之辭而四罪皆見此春秋之所以爲簡直者也雖然黃池之會吳人欲以魯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

以事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夫以魯之大猶委命于吳欲率之以見晉則鄩固不足誅矣

成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公羊皆以爲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是矣而何休以爲刺中國之無信則非公羊之意凡諸侯圖事必會而皆在然後可序故外城與成與歸粟同爲救災卹患而城虎牢城杞城成周以先會而後城故皆序戍歸粟或出霸主之命或各自致其好初非相期前後離至自不得而序故不序何以遽見其無信而罪之乎既不得序則姑致我之所爲而已



公羊所謂故言我穀梁以爲內辭者而何休不能曉若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義別有見則其辭自異矣

叔孫豹所論天子諸侯軍制國語載之可以見周之遺法學者或未盡曉嘗攷諸經與左氏所言所謂天子作師者言天子之六軍也元侯作師者言牧伯之三軍也公上公二伯也天子六軍將有征則以二伯爲之將故曰公帥之以征不德胤征所謂胤侯命掌六師胤后承王命徂征者是也胤后蓋王之三公出封于胤者孔氏以爲大司馬誤矣卿牧伯之三卿也元侯三軍將有征

則各有天子之命以其卿爲之將故曰卿帥之以承天子采薇所謂文王之時以天子之命命將師而管仲言召康公命我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是也自非牧伯皆不得有師但教民以衛其境則四時之田是也若牧伯出征則以其卿帥從之故曰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而下皆無與軍則以其共元侯之賦而已子服景伯亦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公帥之者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帥教衛以贊元侯者也衛州吁欲修怨于鄭而請于宋曰君若伐鄭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此則所謂帥賦以從諸侯者也季氏欲作三軍而豹以是爲言蓋以魯非方伯不可有軍故曰善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作三軍事三家言之皆不詳惟豹之言有證而左氏不載乃知左氏非魯之正史其不見當時事多矣而所載未必皆魯史故其事多失也

諸侯大夫三命書名氏下士一命書人春秋之常法也凡內大夫與外大夫盟會征伐未嘗不以其國爲序自非貶而稱人者亦無以士參大夫而序其上惟襄十四

年一歲而會與會伐者三向也秦也戚也惟戚會書季孫宿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各以國見名氏莒邾稱人則是也而向之會書季孫宿叔老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則齊宋衛三國以人先鄭蠆秦之伐書叔孫豹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則齊宋二國以人先衛括左氏謂是二會齊爲崔杼宋爲華閱衛爲北宮括皆以情貶而書人惟衛括先情後攝故獨得復見于



戚情猶不共其職也攝猶能反之以整也不知其何據  
吾謂一歲而三爲會魯見季孫宿叔孫豹晉見士匄荀  
偃蓋皆中易人矣衛見北宮括孫林父亦再易人矣惟  
鄭薑未嘗易則安知齊宋衛之初皆崔杼北宮括華閱  
乎意左氏求書人之意而不得但見戚會故意爲之說  
然華閱後不言攝何爲亦復見也且春秋盟會征伐以  
大夫將事其善惡是非方責其君大夫不能其役或不  
終其役取賂而還或敗而喪師之類多矣未嘗一貶于  
人何獨此二舉乃區區較于情攝之間是殆不然以余

攷之此三舉者蓋晉悼公之時霸業始振向秦之會三  
國皆微者來非其大夫但以國爲序不復以爲別故士  
得居大夫上此悼公之爲爾春秋以爲是非禮不可爲  
後法故書其實以著之何以知其然襄二十六年亦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書人固主會者  
當在上而宋書人亦微者故序良霄下此悼公死其令  
不復行于後世者也春秋所書義之所在固有參差不  
齊者獨于序爵與人厯亂尤甚不可盡解蓋變亂舊典  
升黜先後惟其主會者是爲故但以實書而罪自見左



氏不悟乃欲遷就以爲曲說宜其不知經也

大饑爲民乏食也故皆于冬書宣十年冬饑先大水也  
十五年冬饑先蝻也襄二十四年大饑亦先大水也僖  
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皆不書饑蓋旱害稼  
而已大旱雖甚未至于全不入也大水則凡所及者皆  
害矣蝻見經者十一而以秋書者二宣十五年居一焉  
其餘或在于冬或志月者其害固不深宣十三年十五  
年皆以秋書而十三年不書饑亦其害有徧不徧也故  
大水則見饑大旱不見饑民猶有食也或者以荒政行

故不饑豈有兩大旱皆荒政行二大水一蝻荒政皆不  
行乎僖公能行荒政猶可宣公會何足預此穀梁謂二  
穀不升爲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以別于噍饑康三名皆  
不見于經亦不必然凡民乏食則志之有大焉又以志  
皆以重民事而已非以記穀粟之多寡也

昭公

左氏載楚子麋卒之事以爲公子圍之弑而春秋不書  
弑公羊穀梁以麋爲卷圍篡麋而立即靈王也而春秋  
後書靈王卒曰楚子虔不以爲圍麋與圍之名皆不同



或者以爲臣弑君而從赴告以爲卒非懲勸之意其名又皆異疑左氏之言妄吾以爲左氏固不可全據然必旁見其乖違有可參驗者然後可以義斷其是非今圍之事于左氏凡六七見皆相表裏至楚子執齊慶封殺之又載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兄之子麋而代之先後參見公羊穀梁于麋卒不爲義蓋不見其事不能爲之說故併其名失之而穀梁記慶封事與左氏正同但不著麋名此利害無所較而亦以爲公子圍而後言慶封不爲靈王服則圍之爲靈王審矣且爲

之說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孔子曰懷惡而討終身不服其反覆如是之詳則與左氏之傳皆有自來非臆爲之者也凡左氏之說其弊最在從赴告夫春秋立大法正爲發人所不能知定人所不能斷也若顯知赴告之非從之而不革則顛倒名實錯亂善惡何貴乎爲經惟此一事特書者蓋正謂假之以見法者也學者不能曉或謂春秋有從赴告者固非而以爲不從赴告而併疑此說亦非也圍爲虔或謂後改爲虔



春秋書內外平六其三皆曰及凡平必我所欲也以內  
爲志言之其書及固宜矣惟昭七年一書暨齊平左氏  
不知亦內平而妄以爲燕與齊平吾旣言之矣穀梁守  
暨爲不得已之說曰以外及內曰暨吾以爲然而不目  
其事焉或者猶以爲疑也夫事不可盡見固有屬辭比  
事而可推者請試以宋公之弟辰不然宋公之爲而欲  
以還公子地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仲佗石彊則宋  
之卿也非其同謀而強之使行故春秋書宋公之弟辰  
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此非仲佗石彊之情也至其末也

宋公復不能反三人則與辰合謀以叛故以辰及佗彊  
與地書曰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  
叛由是言之君子之爲暨與及之辨者豈苟然哉蓋齊  
自襄之二十八年慶封來奔之後魯有納叛人之責昭  
之四年諸侯從楚執慶封殺之魯復不預會不相通者  
十有一年至是始求于齊而齊不得已從之則固非齊  
之欲也是以變文以示之見我之不能自強而幸人之  
與平爾吾何以知之後書叔孫婁如齊蒞盟可以見矣  
定十年及齊平而後見叔孫州仇如齊十一年及鄭平



而後見叔還如鄭泣盟則媾之盟燕何預焉其不知暨之義既妄以爲齊求之又從而附益之以燕之事信乎左氏之好誣也

左氏以去年冬齊侯伐北燕今年正月書暨齊平遂蒙上文以爲燕暨齊平春秋不書外平惟宋人及楚人平以宋故也自春秋之義燕齊何爲而得書乎左氏又不別暨與及之義曰齊求之也且左氏先載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至是又載燕人行成歸燕姬瑤璽玉櫝聳耳不克納而還審如此是燕人懼

伐而以賂免乃燕人求之安得言齊人求之乎若曰齊人求之則經當書暨燕平事與解自相反詳其文意燕人行成本與晏子言相續終去冬伐事暨齊平屬明年正月初不相干左氏不曉經旨又不推魯事因文生義離而爲二判行成事繫于齊平之下以附會其說爾左氏此弊最多好以兩年事相蒙如寔來且以連州公況此在疑似之間公羊穀梁不言所平公羊但解暨義不見其事不敢意決此猶有所忌憚也今據經齊侯伐北燕後六年見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是前伐未服六年而



後再納簡公則燕齊固未嘗平也而齊平之後書叔孫  
婣如齊泣盟平之而後盟之則其平在魯無疑矣此不  
獨燕魯之辨要知學者當取信于經讀左氏者不先識  
其弊未有不爲其所惑也

葬陳哀公凡葬諸侯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今陳  
已滅矣無葬之者蓋其輿嬖袁克也袁克殺馬毀玉以  
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經于頽而  
逃由是言之國已滅而無臣子自其嬖葬之固不以告  
則魯亦不得而會也且是時楚方強師猶未退縱袁克

來告魯亦何敢不憚楚而遽會乎況袁克欲以馬玉葬  
而不得僅請行其私畏之而逃其不能告亦已審矣吾  
是以知楚因袁克之葬奪之自以爲名告于諸侯以掩  
其滅國之惡故魯得而會袁克所以請私于幄而不敢  
專尤以見主其葬者爲楚子也

平丘之會晉欲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  
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易也此非文襄之所以  
令諸侯者歲聘以志業以爲大行人所謂歲相問聘義



所謂比年小聘爲明王之制可矣間朝而講禮以爲殷聘可乎而言自古以來未之或易攷之春秋之世未必皆然昭公九年仲孫貜如齊左氏曰殷聘禮也杜氏謂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修盛禮是蓋以殷爲盛不以爲中其于三年遠矣而左氏于襄元年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發例以爲凡諸侯卽位小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發例以爲凡諸侯卽位小子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文元年公孫敖如齊發例以爲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旣非先王之制又非文襄之令故成四年宋共公

卽位使華元來聘襄五年鄭僖公卽位使公子發來聘左氏皆以爲通嗣君是乃末世之所爲而以爲凡非也要之春秋之聘若皆比年之間則小事固不書而殷聘如二禮之所載使皆得其節則亦常事不書凡書者皆以有爲爲之而非禮之常者也

叔孫豹謂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言小國亦無教衛之軍但共賦而已賦卽軍賦周官縣師之所載者也春秋之時王政雖不行于天下然此法猶在故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于晉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



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楚文王伐鄭鄭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馬敝而師徒以討亂而蔡人不從敝邑悉索敝賦以討于蔡則鄭于晉蓋有常賦矣然鄭伯如晉不以時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則不特有征伐而後供雖無事而朝亦有焉蓋僭天子會同之事如縣師所言此霸主之令猶之可也而衛州吁請于宋欲伐鄭而言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

陳蔡從豈以宋二王後爲公而得專征者歟若魯伐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則魯蓋嘗賦于吳矣楚子重請求申呂爲賞田申公巫臣不可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則申呂常賦于楚矣蓋當時吳楚皆爭霸惟其強之從雖魯亦不專于晉也故黃池之會吳人將以魯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 朱攸校  
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  
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  
有則魯舍晉而事吳有自來矣晉自平公失政而趙武  
專國至是三十餘年一會于厥慙將救蔡而不克一會  
于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六卿侈偪而三晉之兆已  
成故雖魯事吳亦不能討也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預祭疾遽作  
而卒此事之猝然出于非意者故曰泣事籥入而經非  
謂叔弓卒于外而以告也魯能一時權宜去樂卒事爲

得禮故春秋書而與之而穀梁乃以爲君臣祭樂之中  
大夫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  
不通公羊以爲君有事于太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  
往是謂大夫卒君在祭禮當得告此蓋不見叔弓泣事  
而卒之事妄爲之說也檀弓記衛柳莊有疾公曰若疾  
革雖當祭必告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  
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夫言當祭必告者  
謂祭不當告故特使之告也請于尸而後往者謂不當



廢祭故請于尸也此皆以柳莊之賢有爲而爲之若于禮當告何用前期而命請而後敢往乎凡檀弓之所記皆禮之變而春秋之所書亦非事之常故柳莊之舉見錄于檀弓叔弓之爲特書于春秋不然自當爲常事不書矣仲遂卒而譏明日猶繹者蓋古之祭者必齋所以一其思故祭之日喪者不見旣聞其死而致其哀矣若聞樂而祭則忘其哀若祭而去樂則貳其思故寧廢祭今旣已在祭而有卒者不告而卒事未害其爲恩也可以不告而告反使不得成其祭而去樂以爲哀則不終

以爲祭則不一先王之制禮豈如是乎宗廟以事其先重也大夫國體亦重也卒祭而聞大夫死以大夫爲重則可廢其明日之祭大夫卒而在祭以宗廟爲重則可使待而不卽告其輕重蓋更相權矣泣事而卒于祭樂之中出于事之變則旣不可廢祭又不可廢哀是以許其去樂卒事爲兩不相傷者春秋之義而非禮之正也公羊穀梁其未之思矣

左氏記周景王葬穆后旣葬除喪與晉荀躒宴叔向以爲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于是乎以喪賓宴三年之喪



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謂天子絕期惟服三年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又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譏其不遂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孔氏爲義不言天子諸侯絕期何據而謂禮葬日爲虞既虞之後乃爲卒哭之祭喪服傳稱成服之後晝夜哭無時既虞之後朝夕各一哭而已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也傳卽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由是言之杜氏本無見于禮惟從傳而已故引襄十六年葬晉

悼公平公卽位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温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吾謂此正周之末造魯何足以爲證果爾景王葬穆后而宴亦何不可而叔向譏之乎杜氏正自不曉叔向之言孔氏又仍其失而弗悟也宰我欲爲短喪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以爲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滕定公薨孟子使世子服三年喪其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孟子以君薨聽于冢宰者言之若然豈有三年之喪而不終者乎春秋之時諸侯在喪或葬或未葬或踰年或未踰年而出從盟會征伐之事者多矣征伐以霸主命衽金革以從戎猶云可也盟會未有無宴享者而甘心從之則謂卒哭而除喪者未之前聞也天子諸侯絕期以示尊者有所厭而臣其兄弟者則廢其服宜有之矣三年之喪其誰廢之叔向以三年之喪遂服爲禮此孔子孟子之言也謂景王雖不能遂猶不當從宴樂于非禮之間又失禮焉爾而杜氏遽附會左氏之言而從之

其妄可知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此蓋慶父之亂閔公弱不能自立君臣相與捨喪禮而從吉服檀弓因記其非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者其在是乎然則春秋諸侯在喪而從外事或自怠而忘哀或迫于霸主之令其惡不待貶絕而見以喪禮行者則書以子以吉禮行者則書以爵春秋亦從其實而已矣吾既言景王之非攷之左氏非特此而已諸侯大夫會葬晉平公畢因欲見新君叔孫婁以爲非禮叔向果辭之曰大夫之事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一 哀公十一年 二朱攸校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既葬而見新君此禮之所宜然喪既未除以喪見何爲不可乎此蓋謂葬而未虞未行卒哭之際欲以喪禮見則葬矣以吉禮見則未除喪故難之杜氏謂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者是也晉昭公立鄭定公朝嗣君是時鄭簡公卒猶未葬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侯許之左氏以爲禮子產所謂未免喪者以簡公未葬也若簡公葬則子產從之矣非謂

終三年之喪也故杜氏亦云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而左氏遽以爲禮由是觀之豈非習俗所見以爲當然而弗悟其失乎故春秋諸侯在喪葬不問踰年未踰年其出而從盟會之事居而修聘問之好往往皆稱爵鄭莊公以桓十一年五月卒七月葬厲公以明年十一月出會盟書鄭伯齊僖公以桓十四年十二月卒明年四月葬襄公以五月出會艾書齊侯邾莊公以定三年二月卒秋葬隱以公冬出盟拔書邾子鄭襄公以成四年三月卒四月葬悼公以冬伐許書鄭伯此皆其君以



為除喪而以嘉禮行者也宣之十年四月齊惠公卒六月葬而頃公以是歲冬使國佐聘魯稱齊侯則在其國中無不稱爵也既葬而猶稱子惟洮盟衛成公一人而已左氏以為修文公之好杜氏謂述文公之志降君從未成君若然此時為新立固不為在喪也世衰道微先王之正禮不行于天下雖喪禮猶然而況其細者乎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或者以為待放故出自曹自鄆鄆會之邑也故春秋特加自鄆焉亦非是古者刑不上大夫凡大夫有罪皆釋位而歸其邑以聽君命賜之

環則留賜之玦則去謂之待放既言出奔矣安可復為待放乎若云不待君命而自奔則止當言奔何用更見鄆若云自鄆賜玦而出則止當言放不應卻言出奔奔與放二名不得相兼也吾是以推臧武仲據防後人意以為必有要君而不獲者乃奔公羊穀梁皆以為叛微得之而不盡也

左氏謂繫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豹乃與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同作亂而殺繫而于邾黑肱來奔發例曰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



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此事兩皆無據甚矣左氏之不知經而妄爲之說也且繫之禍審出于齊豹等此與鄭尉止西宮之難何異以豹爲非大夫賤而書盜可矣而豹爲衛司寇乃謂之求名而不得夫身爲正卿以私怨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爲名而求之乎杜預附會其言以爲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此尤可笑夫不畏強禦如孔父之于宋督可也豹挾黨專殺致其君出正使春秋不

以爲盜豹遂可爲不畏強禦者乎晉欒盈鄭良霄皆自外入爲亂親攻其君而不克者蓋有甚于豹而春秋不以爲盜但絕去不稱大夫何豹但殺其君之兄而盡春秋大夫之惡獨以此一人起例耶論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爲欲蓋而名章亦非是以地來奔法自當書若書地而不書人則來奔者誰乎必以爲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著其名則邾牟我邾快來奔彼不竊邑何以亦名其說自不能行蓋諸侯之大夫出奔未有不書名者所以目其人此常法也左氏但疑邾莒爲無命大夫前未



有以名見者而忽見三人以地來故鑿爲之說不復顧  
卑我快之自相戾不知邾莒無命大夫若以事來自當  
與秦術吳札同以名見但適無之而僅見于此三人爾  
齊豹旣以爲司寇不通尉止書盜之例故亦臆爲求名  
之說不知豹若未嘗爲司寇而史誤或實嘗爲司寇而  
繫奪之不在其位旣與北宮喜褚師圃等同作亂自當  
例書爲盜若以欒盈良霄例直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繫  
則是兩下相殺且有北宮喜褚師圃不同豹專惡則不  
得不槩目之爲盜此于經旨自當然吾疑豹事終不可

據春秋兄弟爲大夫以親責之不氏公子而書兄弟蓋  
自常例此但正衛靈公不能保其兄而使盜得以殺之  
義在書兄不在書盜豹之隱顯非春秋所致意繫爲公  
子安能不由君命而自奪國之司寇與其邑審或有之  
繫之得禍正當以兩下相殺爲文未可全責靈公之不  
親親不應春秋反與秦鍼衛鱣同辭是亦左氏欲見繫  
挾君之兄其強如是而成豹敢殺之以爲名之意爾  
衛繫左氏本作繫字謂之公孟古者謂嫡爲君而餘兄  
弟之最長者爲孟不必專論嫡庶魯慶父又氏孟孫是



也則繫當爲衛靈公之庶兄靈公以嫡立繫自不得君無害其稱兄也公羊穀梁文作輒此聲相近而誤二氏不知傳之謬但見輒稱兄而不得立遂以魯衛之俚言爲證謂輒有足疾不得入宗廟春秋固有以疾名人者乎據左氏齊豹之亂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而擊之若有足疾何緣能騎是殆蔽于母兄稱兄之例求其不立意不得而妄意之且以足疾爲輒衛人之辭也衛出公亦名輒何以不謂之疾輒乃出公之伯父亦不當同名則左氏所謂繫者是矣不詳其字猶爾況不

詳其義乃知二氏不知而作敢鑿爲之說不疑有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王猛事三家言之皆不明穀梁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曰王猛嫌也于入王城則曰入者內弗受也于王子猛卒則曰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謂之嫌而不卒是以猛爲不正而不得立者也公羊曰稱王猛何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又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其意大抵與穀梁同而曰未踰年之君者



謂猛爲已君也吾以左氏攷之始言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起欲立子朝劉獻公之庶子伯蚤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夫謂朝爲亂則是猛之爲太子已定于景王而朝以寵欲奪猛也及景以乙丑崩言劉單以庚辰見王者王卽猛也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則是猛已立而見羣臣矣自乙丑至庚辰歷十六日猛之位已定而後以王見羣臣懼賓起與羣王子猶有黨朝而不從者故殺賓起而盟羣王子自是記猛事皆謂之悼王

則猛卒又已諡矣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故未踰年君死亦曰小子王雖不成其爲君而不可不以爲王此猛之所以得稱王也爲其未踰年故加之名以爲辨猶魯之子赤子野之類也其死不言崩而繫之子未成君之通例也若是則蓋猛當立而嘗君矣故杜氏釋盟羣王子云猛次正單劉欲立之言稱猛云書名未卽位言卒云未卽位故不言崩所謂未卽位者未卽明年之正位非未嘗君也而學者遂以猛爲不當立且未嘗君夫敬王猛之弟也亦立于單劉春秋稱



之爲天王則猛何爲而不當立乎公穀不見猛事之本  
末但見書名則謂之以當國爲嫌書入則槩以例推內  
弗受爲篡書子猛卒則以爲不與當是知其爲未踰年  
君而不知以未踰年君之禮論之也夫敬王立不書而  
王子朝立書穀梁固以爲立者不宜立也是春秋正者  
立不書而不正者立則書矣今劉單立猛亦不書與敬  
王同使不當立則何爲不書劉子單子立王子猛乎凡  
王畿之外自天王言之皆所得居也故前乎此則襄王  
書出居于鄭矣後乎此則敬王書出居于狄泉矣今猛

亦書居于皇與襄王敬王同則猛豈非以其得居乎蓋  
王子朝之辭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又曰穆后及太子  
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則猛者太子壽  
之母弟嫡而少者也朝者庶而長者也猛雖少而王后  
之所出是亦嫡也故景王先立之而朝亦獨以太子爲  
嫡而謂己爲庶長故爲無嫡立長之言此春秋所以與  
猛不與朝也

王猛王子朝之事左氏雖載之詳而不明言其當立公  
羊穀梁則疑以爲不當立左氏雖稱之曰悼王而亦不



明言其嘗爲君公羊則直謂之未踰年之君二說不定春秋之與奪無自而正吾以傳與經參之然後定猛爲當立而未成君故于經之義皆通凡春秋皆以尊者見卑者正者見不正者王子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然春秋未嘗及子帶以襄王爲尊也舉襄王之亂自見矣今猛與朝審皆羣王子未知孰當立則朝以羣喪職秩等作亂不書止書王室亂而猛居于皇居于王城與卒凡三見至于敬王卽位尹氏立之而後始見則見猛不見朝與見襄不見子帶者同猛之當立一驗也凡經書襄

王出居于鄭敬王居于狄泉皆以王土所得居也今王在王畿乃與狄泉之例同書居是亦猛之所得居猛之當立二驗也猛與朝皆王子朝書王子朝則猛亦當書王子猛與王子突王子瑕之例均矣今猛獨變文去子稱王猛別于王子朝使不得並見其爲子猛之當立三驗也故杜預言王子猛次正而得立子朝爲王之長庶子夫謂朝爲長庶則猛宜爲太子之母弟雖幼而貴則當立矣此春秋之與猛所以見于前之三驗也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論吾旣言其非矣以左氏所



記王子朝及魯穆叔之辭攷之尤以見先王之制而公羊不及知也王子朝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古之道也景王子太子壽卒穆后之子也而立猛則太子之母弟太子母弟是亦嫡也而朝乃以其少而欲以庶長先之是必太子而後爲嫡焉春秋所以正其名爲王而以君薨之辭繫之曰王猛者蓋欲別于王子朝也魯襄公薨無嫡立胡女敬歸之子野以毀卒季氏立敬歸之

弟齊歸之子稠是爲昭公故穆叔以野爲非嫡嗣何必弟之子由是言之太子死當立其嫡不以長其無嫡當立其長不以其貴猛之立嫡也非貴也使猛而非嫡則朝可以奪矣昭公之立貴也非長也使昭公而長則穆叔無以異矣一以爲古之制一以爲古之道是猶先王之遺法者歟楚平王卒昭王雖太子而非嫡子西庶長也故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而曰太子弱其母非嫡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辭而止夫無嫡而非庶長雖昭王已立爲太子子常猶欲易之況未立



乎是庶長之當先雖楚蠻夷之國猶知之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初不見戰公羊所言吾固言其非矣穀梁言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亦非也邲之戰以荀林父及楚子曰晉師敗績矣自不得言楚敗晉師何云中國不敗乎左氏云不言戰楚未陳也蓋左氏以吳先以罪人犯三國故云爾此皆不通經而妄意爲之說爾凡春秋夷狄敗中國未有言戰者蓋略之也故荆敗蔡師于莘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三書皆同一辭敗中國則言師敗夷狄則

不言師雞父之役猶言荆敗蔡師于莘春秋之常法也何用別其偏戰詐戰陳未陳乎故殺之役貶晉襄公而言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者正以夷狄之辭貶之也若邲言戰言晉師敗績鄆陵言戰言鄭師敗績蓋荀林父晉侯主戰此自中國之辭不可以通前例也

晉侯黑臀卒于扈鄭伯髡頑卒于鄆宋公佐卒于曲棘春秋諸侯卒而書地者惟此三見蓋卒于寢正也卒于外不正也卒者人道之終正不正不可以不謹而況于國君乎故不卒于正寢者皆地魯君雖卒于高寢小寢



楚宮臺下未嘗不志自公羊始爲諸侯卒于封內不地之說學者惑之扈與鄆與曲棘皆其封內則爲之辭曰扈卒于會以其未出境故不書會鄆爲臣弑君而隱之曲棘爲納昭公而錄之其實皆非也蓋公羊徒見陳侯鮑卒不地故鑿爲此例不知鮑自以國亂不暇以地赴春秋不得而書爾髡頑吾以辨其非弑正使眞弑諸侯弑而見書者多矣何獨于髡頑而以隱乎納昭公者爲其與我爲好也諸侯與我爲好者亦多矣何獨見于宋公而錄乎若以其在國外是在外則隱在國中則不隱

在外則錄在國中則不錄非春秋之義也二說旣不可通黑臀卒是自會散而卒不可言卒于會故以常法而地則鄭伯宋公皆自常法所應地何用別爲義也杜預知其封內之言不可從故又以扈爲從地不知其何據果卒于會不問晉地魯地皆當書會何爲獨此地也且魯諸公凡不卒于正寢惟隱公薨于鍾巫氏不書蓋隱以其弑且內大惡旣不可言正寢又不可言別地疑于國外故皆不書春秋爲法之嚴如此苟自其異者察之無不得者寧學者未之思也



先王哀邦國之憂爲凶禮者五曰喪曰荒曰弔曰禴曰恤未聞所謂唁者蓋唁以言相弔者也諸侯之義旣力足以相及則救患分災無不可爲至于侯伯之征則請之天子以討罪亦其任焉邢遷夷儀春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氏謂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爲禮者是矣惟詩載衛懿公爲狄所滅許穆夫人閔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載馳之作序詩者以爲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歸寧而賦是詩蓋是時懿公已亡夫人義不得歸寧則唁之爲言施之許穆夫

人可也昭公迫于季氏而出奔春秋爲內辭書曰孫公子齊次于陽州爲齊侯者當率諸侯討季氏正出公之罪以納公公雖暫止猶不失爲寓公而徒見于野井取鄆以居之鄆固公之國也不能納之國中而處于封外烏在其爲齊哉君子以爲納北燕伯于陽齊所能爲而獨不能施之魯楚猶能納頓子于頓而齊不能會楚之不若乎故野井之會特書曰唁及鄆陵之盟亦可以有爲矣而反縱其臣納罪人之賂以謝公及公求于晉晉霸主也宜有異于齊者而復辭公故齊再以高張來唁



蓋幸之也晉頃公既卒國自有喪意如得乘其間以爲  
適歷之會定公亦使荀躒來唁公夫豈有以臣出君君  
在其境不會而會其臣者乎是尤齊侯之不若也齊不  
若楚晉不若齊二國之罪有不可勝誅者矣狄人迫逐  
黎侯黎侯寓于衛黎之臣子責衛宣公不能修方伯連  
帥之職而賦旄丘之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  
也必有以也至其卒章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  
兮褻如充耳昭公徬徨于外以待兩國者五年其流離  
亦已甚矣而齊晉君臣方且以空言款公何但充耳而

罔聞知乎此黎之臣子猶能以爲言何況于春秋故聖  
人特三書唁以表之而穀梁乃謂弔失國曰唁是乃因  
文以爲之辭其亦未嘗有以先王之禮告之者也

昭公在鄆曰居于鄆在乾侯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  
外也居者據而有之之辭則在者止焉于是之辭六經  
之言本不相通近世學者好附會摘一字爲證此最大  
弊然亦有灼然不可誣者吾讀易至居上位而不驕在  
下位而不憂然後盡春秋別二字之義鄆雖小我猶居  
之則在上而尊矣乾侯寓于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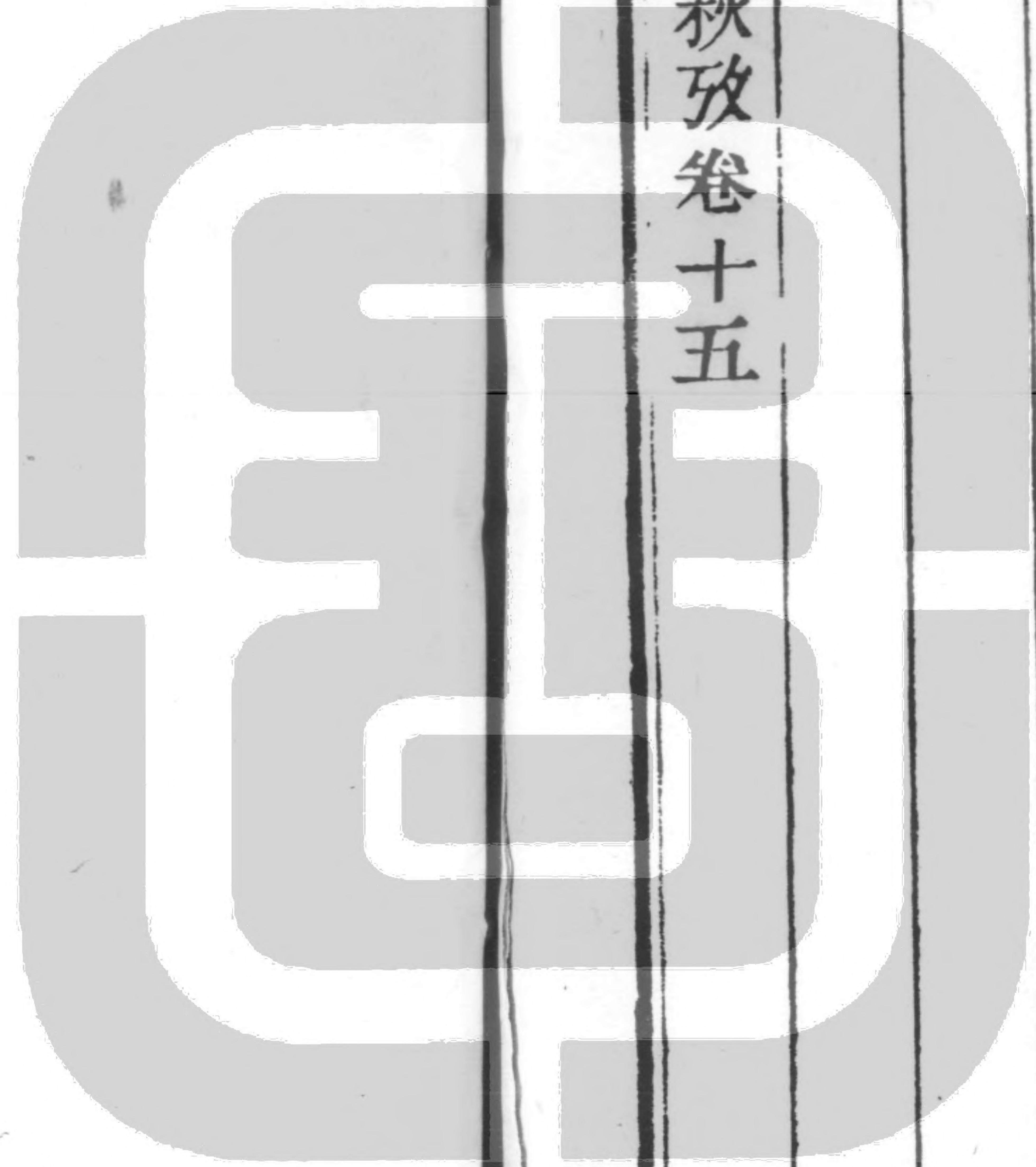
不足以敵矣宜有屈爲下者其書公在楚亦若是不然  
易豈徒言之乎

昭公取闕左氏穀梁皆無文獨公羊以爲邾邑曰不繫  
乎邾諱亟也非也蓋自取根牟取鄆取邾公羊皆以爲  
邾邑諱亟不繫國故此亦以其辭同而槩言之爾按桓  
十一年公會宋公于闕闕魯邑也左氏記公欲伐季氏  
叔孫婁如闕及公在陽州婁自闕歸見季孫意如謀還  
公則闕爲叔孫氏之別邑也此文繼于公在乾侯之下  
蓋自公孫于陽州凡魯境皆迫于季氏而叛公故鄆待

齊取而後得居圍成而弗能克未幾鄆復潰而無所歸  
久留于乾侯至是叔孫婁死矣僅能得闕未及反而薨  
故內邑與外辭同言取所以甚公之失國闕一邑猶若  
他國而取之則其餘皆非公之所得有故侯齊侯取鄆  
鄆潰圍成取闕非特見季氏之逐公而已亦以著公有  
民而不能服有地而不能守圍成猶見公取闕不復見  
公所以著公之深恥而三家皆莫能知也杜預曰公在  
乾侯使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夫旣我邑也安用誘  
乎是徒區區泥取之一字陋矣



春秋攷卷十五





聖